萬里行程記
隴蜀餘聞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里行程記

郝韻士著

本館據問影樓輿地
叢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萬里行程記

清　壽陽祁韻士鶴皋著

西戍之役。余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師啓行。閱兩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時經由北干。纔餘日路。經一萬七百餘里。所見山川城堡。名勝古蹟。人物風俗。及塞外烟墩沙磧。一切可異可怖之狀。猶不周覽徧歷。繫於心目。每憩息旅舍。隨手疏記。投行篋中。時日既久。積累遂多。亦自不復記憶。無事或愁風苦雨。獨坐無聊。偶檢零縑碎片。集而省閱。以寄情懷。略加編綴。遂爾成篇。余嘗隸壽陽。其自京師至壽陽十日程。素所熟游。不復剳敍。祇就西行所未經者。起自太安驛。訖於伊江。略程道里數及景物大略。分注如左。以誌遠遊之迹。抑使他日東歸。可按册而稽焉。

京師至壽陽九百八十五里。由壽陽西行七十里至

太安驛。驛爲壽陽西南境。四面皆高阜。驛居其中。如井。韓文公詩亭在焉。西有五峯山。山上出泉。冬夏不溢不涸。謂之龍池。明時郭雨師居之。遇旱禱雨輒應。龍神最靈。碑言五禱五應云。由太安西南行三十五里至什貼鎮。入榆次縣界。再三十五里至

王湖鎮。此榆次北境最大之鎮也。前此驛路皆在山中。登陟者。以馬瘠爲欵。至是乃就平坦。西望川原無際。太原境內之山。爲之一開。由王湖西行三十里至

永康鎮。鎮亦榆次所轄。居民引水溉田。流經村落屋宇間。活活可愛。由永康西行四十里至

徐溝縣縣北郭外爲赴太原省會之路其地水鹹苦不耐茶飲西行四十里至賈令鎭鎭隸祁縣舊有驛今裁民居多以甎爲樓房原野脩整力於耕作西行二十里至祁縣以春秋時祁大夫食邑得名再五十里至

平遙縣縣民服賈者多城中廛肆縱橫街衢皆黑壤有類京師蓋人烟稠密之故西南行三十里至張蘭鎭鎭爲介休縣所轄城堞完整商賈叢集山右第一富庶之區然風氣奢靡路旁竟有乞食者非復從前景象矣西行四十五里至

介休縣縣南有綿山狐岐山之勝北有汾水環抱地勢最爲雄厚太原境內之山至此一合縣東十里漢郭有道墓在焉蔡中郎所書碑已亡今存者傅青主所摹祠前漢槐尙茂大數十圍眞神物也將抵縣路旁有文潞公故里碑由縣西行出義棠鎭折而南行入山五十里至

兩渡鎭此靈石北境也兩面山勢綿亘汾水徑其中如帶山上村居樓閣層疊宛如圖畫南行四十里至

靈石縣縣以瑞石得名石在城北門外南行登山十里至

韓侯嶺將至嶺見山畔有小祠俗呼夫妻廟蓋虬髯遇衞公夫婦地也石磴盤空而上數十轉路益陡峻策馬至山巓紅垣繚繞爲漢淮陰侯墓前有祠宇頗宏整下馬入拜謁壁間詩甚夥大抵當道者駐節所題侯死長安不解何以葬此閱古碑則云呂后旣誅信函首送代適高帝還師駐蹕此山遂命瘞之後人爲起塚焉由嶺南下三十里至

仁義鎭鎭爲靈石南境在韓侯嶺之下形如釜底南行六十里至霍州仁義一線路行萬山中午憩後登所謂逍遙嶺者雖土質無石而陡峻與韓侯嶺南北相埒回首若屏嶂行半日許稍展轉就平地抵霍州州爲古彘縣地霍山雄峙東南高出霄漢蒼翠欲滴卽霍太岳也由霍州南行二十里至辛置鎭又三十里至趙城縣路繞汾曲越數土阪四圍山勢至此一開南行三十里至洪洞縣初入縣境路旁大書山川明媚四字於坊額旋見溝塍方畛春樹雲林芳蘆氤氳青葱滿目氣象明秀爲晉中第一聞繞郭皆種荷花自多佳趣有聚瑞橋惜余方春過此未覩其勝路旁有明韓忠定文故里碑又余始祖河東公本此邑大槐里人明初徙居壽陽今訪大槐里竟無知者蓋逆旅主人不足知之匆匆一宿未暇再訪以俟他日由縣南行六十里至平陽府府城在平原突高處爲古帝舊都股肱大郡年來適遇歲歉頻仍風物頗形蕭索不稱遊者之望城外有堯井南行六十里至史村驛驛隸太平縣太平在府西南孔道所不到割此驛歸太平爲往來供億計耳將至史村山畔有題巢父洗耳處者不覺啞然一笑惟豫讓橋在襄陵太平兩界之間差可據耳王阮亭謂在趙城誤也又中途有文中子故里碑汾水從霍州流經平陽時時與行人相觸怒濤驚駛至此不見蓋折而西矣由史村南行四十里至

高縣鎮。鎮爲曲沃縣所轄。直隸省繞城、獲鹿、所出棉花布疋。販運者皆卸集於此。商旅甚多。南行三十里至

侯馬驛。亦曲沃縣所轄。曲沃縣治在其東北。卽春秋時新田晉都也。自平陽南來。土肥饒而民淳厚。村堡雲連。景象雄闊。有陶唐氏之遺風。凡平陽境內之山。至此又稍一合。南行二十里至隘口鋪。又西南行二十里至

東鎮。出侯馬。渡澮水。登岡隴。但不甚峻。高阜之田。其平如盤。層層映綠。極可觀。鎮隸聞喜縣。西南行四十里至

聞喜縣。縣城小而地勢開敞。土厚水深。爲晉舊都。中條山、亥延東南數百里。蜿蜒如龍。道左多石碣。率皆表揚貞節德教之所爲。風俗近古。裴晉公祠。亦在道旁。北來山勢。至此又稍一開。西南行四十里至

水頭鎮。水卽涑水。鎮有橋。水經其下西流。此鎮隸夏縣。司馬文正公故里也。西南行五十里至

北向鎮。三晉雲山皆北向。鎮其取此而名歟。地爲安邑縣北境。閭閻極繁盛。南行三十里至

油村鎮。鎮爲油聚之所。繁盛不減北向。猗氏縣所轄也。西南行三十里至

樊橋驛。驛隸臨晉縣。地近蒲州。人民俱帶樸野氣。非復平陽富饒景象。若汾州太原。則愈華矣。此大略也。

西南行三十里至

高翁鎮。亦隸臨晉。蒲州境內。麥田中。柿樹成陰。於麥無礙。仍芃芃長發。柿產最多。土人用以釀酒及醋。味

薄不足營。西南行四十里至

寺坡底。路自霍州迤邐趨下。至此則下益甚。地氣益暖。將至寺坡。見古柏森森。欹生山畔。極有致。山上有寺。土人云。卽所謂普救寺。此地距蒲州城一里許。貿茶者價頗廉。西行人多攜之。自聞喜山勢開後。東南青嶂。層出懷抱。縈繞而前。直至蒲州始盡。以黃河爲之限。折而東走。不復合矣。路旁有明楊襄毅博故里碑。由寺坡過蒲州。南行五十里至

可河。從蒲州城南沮洳中登山麓。循之南行。抵辛店。遙見長虹西亘。如在天半。御者告余曰。此黃河也。已而入土嶺中行。不復見至可河村。落甚小。又見華山仙掌。聳出天表。西南青蒼之氣。咄咄逼人。覺心目爲之一爽。泊臨河濱。仰觀潼關。倚水突起。壁立千仞。其下洪流怒號。滔滔而來。令人又生怛怖。余過此、在三月念四日。夕陽西墜。天色如墨。呼船急渡。幸風力差微。篙楫無驚。夜漏初下。始攷關焉。山陝二省。以黃河爲界。河東爲山西。河西爲陝西。冀雍之分。自古然矣。計自可河南行二十里至

潼關。關自漢以後。始著。秦時所謂函谷關。在此關之東。今澠池境也。秦關百二。潼關爲首。雄壯莫比。未入關。疑其矗立之勢。若車不得方軌。馬不得連騎者。比至。乃寬然有餘。堂皇大路。若履平地。直西而行。殊非意料所及。地阻山中。極高而氣候極暖。亦奇。西行四十里至

華陰縣。自潼關迤西。官柳夾道。如界畫然。乃知兩行秦樹。直良非虛語。長安道上。按轡徐行。緬懷百代興亡。千秋歌咏。皆同雲烟過眼。轉瞬輒空。惟見太華芙蓉。終日爭奇競秀于前。目不暇給。雙輪西轉。山逐

車行。滴翠拖藍。撲人眉宇。流連愛慕之情。不得已已。華陰縣裏。無數綠柳。陰濃成衙。徙倚女牆。隱現林表。絮飛徧地如雪。眞仙境也。縣在華山之麓。城東五里有華嶽廟。畢中丞所建。頗閎壯。此地在漢爲宏農路旁有漢楊太尉震墓碑。由華陰西行七十里至

華州。嘗閱華山圖。爲之神往。今親履其地。飽看山色。馬上車中。有流覽臥遊之樂。山之高峻。所謂只有天在上。並無山與齊。其言確甚。然乘驛看山。終未一一領略。他時再過。當躡屐暢遊也。州亦在華麓。城東爲郭汾陽故里。有祠宇。由華州西行五十里至

渭南縣。縣居渭水之隈。青嶂綠野。四望無涯。西行四十里至

零口鎭。春日賽會。游女如雲。西行二十里至新豐鎭。尙存古名。再二十里至

臨潼縣。縣倚驪山下。萬松蒼然。城近始見。由半行館。樓檻縈迴。擲泉石之勝。天然佳妙。溫泉一泓。自石罅噴玉而出。匯爲數池。解衣就浴。塵氛頓盡。因憶開寶華淸。風流如昨。而霓裳一曲。舞破太平。爲悵然者久之。西行三十里至

灞橋。灞岸爲昔人贈別之地。楊柳依稀。感人離緒。不淺。獨訝其何以無橋。土人曰、濁流迅駛。曾爲橋輒圮。不能成也。西行二十里至

西安府。長安形勢。虎踞龍蟠。自古帝王之都。城外八水環流。抵東郭、始見百雉崔巍。遠則無睹。蓋林阜包羅。最爲雄厚。憶昔史所載。此城名大興城。隋時所築。始徙都之。隋以前皆都咸陽。卽今咸陽縣。客爲余

言唐雁塔、在城南歲歉、則塔中分爲二、却不傾、歲豐則仍合焉、城中多售竹器、詢皆出自盩厔鄠縣云、

計自京師至西安、共二千四百八十里、西行五十里至

咸陽縣、過灃水橋、渡渭至咸陽、秦漢故都也、城郭未見宏闊、自非舊基、出北門、上峻坂、古塚纍纍、慨然歎古之豪傑、不知青山埋却多少矣、縣有孔道二、西行爲入川路、西北行爲入甘路、四十里至

店張驛、驛隸興平縣、縣在其南、西行三十里至

醴泉縣、原隰寬平、土脈膏潤、唐太宗昭陵在縣南、惜未往一謁、西行四十里至

乾州、此地在唐爲奉天、高宗陵、在州北、西北行五十里至

監軍鎮、乾州所轄、唐時多以宦官監軍、稱軍容使、此猶有舊名、西北行四十里至

永壽縣、岡阜漫衍、愈上愈高、隘口中開、縣當其缺、陘嶺之上、有塔巍然、下瞰城中、一覽而盡、西北行四十里至

太峪、邠州所轄、永壽在高岡之上、循坂上下、路甚紆曲、涉流泉、抵太峪、復登土嶺、峻甚、索費馬力、既登、則四望悉平、蓋極高之地、不見其高、久之、又下峻坂、是爲邠州、范文正公舊治也、由太峪西北行三十里至

邠州、古豳地、自永壽至邠州、人民皆穴土而居、陶復陶穴、遺風至今未改、蓋土性堅可耐久、他地爲之、則將壓焉、州城傍南山、下包平地、勢如龍、館中牡丹甚茂、邠西十數里、有明岨山甚奇、山之頂皆土、其趾

乃背石洞穴玲瓏不可勝數備諸佛像沿山前進桑棗成林矮而秀茂鬱鬱葱葱令人思斧斯遠揚之句又行十餘里見石龕中大佛高八丈五尺就山石雕成亦奇由邠州西行四十里至亭口鎮亦邠州轄陝省一帶堡堞與河東大略相同永壽以西則無堡惟有土屋至甘省隆德以西乃又有堡過蘭州則堡益多所過驛亭無不有堡蓋地近邊官爲之與民間自築者不同矣由亭口西北行四十里至

長武縣縣在高岡上自咸陽登隴至醴泉乾州路稍平抵永壽乃高峻嶺路時上時下至邠州又平自邠西北行則又高長武爲最高處視之乃成平地四不見山然偶有坎窖則皆深溝高壘天造地設處處如是客或語余此地卽白起坑趙卒處夫趙遠都邯鄲長平之戰卽今高平縣地近上黨而乃驅卒四十萬坑于咸陽之北二三百里外恐無是理其謬不待辨也由長武西行四十五里至

瓦雲驛驛爲甘肅涇州轄乃陝甘二省分界處也西行六十里至

涇州瓦雲趨涇將下峻坂見西來一峯插天圓秀可翫又見羣巒繚繞烟樹蒼茫極有致次日訪之則漢時所謂回中也西王母宮在其麓有宋陶穀碑城倚山臨水形勝最佳西有涇汭二水清流映帶心爲灑然因憶涇渭清濁聚訟紛紛詩言涇以渭濁是涇水本清因渭而濁註家誤解耳今觀涇水清甚足驗其誤由涇州西行三十里至王莊涇州所轄州境桑棗成陰田園潤澤風景絕類邠州西行四十里至

白水驛。驛爲平涼縣轄。自驛以東。未見有婦女當壚者。至是始有之。西行七十里至平涼府。府城雄峻。涇水流其南。康熙間。叛將王輔臣據其地。久不下。文襄公圖海。由虎山墩俯瞰城中。得其虛實。輔臣窮蹙乃降。余昔纂史記。其事。今虎山墩在城北。文襄祠在城東。郭外城西南皆山。崆峒山在焉。崆峒凡有五。非一地。此爲黃帝訪道廣成之所。太史公所遊也。時有元鶴翔舞山中。平涼之名。仿於古之高平第一。晉時南涼西涼北涼。皆在今甘涼二州之境。遠在河西。與此隴東無涉。西行四十里至

安國鎮。平涼縣轄。平涼西行入山。氣象蕭踈。山勢漸合漸高。由安國西行五十里至瓦亭驛。此宋時所謂瓦亭關也。今隸固原州。州在驛西北。未至瓦亭二十里許。兩山夾峙如門。僅容一轍轉側而過。水嚙山根。瀲瀲然。險要莫比。過此、則嵯峨萬仞。疊起雲間。循澗前進。如坐井觀天。山高日落。路脩馬疲。人亦儳甚。而瓦亭西行二十里至

六盤山。自瓦亭行十餘里。曰和尚坡。爲六盤之麓。余晨興到此。微雨初零。土人以泥滑阻余莫前。僕者恃其勇不聽。遂登路曲折陡峻。如壁。盤磴而上。愈上愈高。始猶土石相錯。雖濘尚可行。至山半。俗呼貓兒坪。有帝君廟。甚巍煥。新繫之路。皆土覆石上。遇雨淖甚。已而雨愈大。泥益深。膠黏阻轍。色紫黑。雨忽變爲雪。濟之以風。烈甚。僕馬阻峻坂下。屢起屢仆。寸步不能前。余乃舍車而騎。鼓勇直上。雪花大如掌。風乃益狂。翻撲人面如織。身在風雪陣中。若騰雲霧而起。目迷口噤。馬亦股慄。望山巔有舊驛亭。馳往避。

及下馬入亭朽。被撼欲倒。岌岌不可留。乃復乘馬陡下千丈坡。踏冰雪鑿鑿有聲。迤邐至楊家店。路稍平。有茅屋數家可憩。解衣烘焉。少頃、雪復變爲雨。回視山頭。皆白氣繚繞。不復辨。計此程五十里。上山下山。祇二十里耳。而倉皇狼狽。一至於此。次日、行李始度嶺追至。晚無枕寢。獨坐達旦。此豈天之所以窘余也耶。然亦殆矣幸矣。由六盤帝君廟西行。過嶺三十里至

隆德縣縣爲隴西第一衝要之地。景色荒涼特甚。而羯鼓紅牙。歌喉宛轉。四鄰幾徧。風俗淫靡。爲之慨然。

西行四十五里至

神林鋪。隆德所轄。西行四十五里至

靜寧州。宋韓魏公治兵防夏於此。風景稍勝。西行四十五里至

高家堡。靜寧所轄。路入坡嶺。登降者屢。西行四十五里至

青家驛。驛隸會寧縣。坡嶺益甚。西行四十里至

翟家所。亦隸會寧。坡嶺猶多。中途過王家川。入山澗中。但見高岸深谷。一水瀠洄若線。乍東乍西。時時褰涉。俗稱爲七十二道脚不乾云。澗中土石多赤。西南行六十里至

會寧縣。水自東北澗中來。向西南澗中去。此中土石皆白。與前澗赤者異矣。縣當其中。鎮山之口。西南行六十里至

西羣驛。安定縣所轄。驛在坡嶺高處。乏水。西行三十里至

清涼山自西鞏啓行。卽越深澗。登岡阜。漸入清涼山。雖土質無巉巖石壁。而坡陡曲。不一其處。遇雨則泥滑難行。商旅憚之。地亦乏水。西行三十里至

安定縣東西驛路。皆在山中。縣城稍平坦。西北行六十里至

秤鈎驛。安定所轄。在高阜之上。路曲如秤鈎。故名。西行三十里至

車道嶺。此嶺亦號難行。其陡曲與清涼山相似。西北行三十里至

清水驛。金縣所轄。途經坡坨。尙多。西北行三十里至

三角城。亦金縣轄。楊柳垂街。陰渠水。頗有致。西北行三十里至

猪嘴驛。仍金縣轄。在西山下。林木森森。蔚然入目。蓋數日來童山如禿。求一木不可得見。至是始覺生趣盎然。西北行四十里至

東關坡。猪嘴迤北。有所謂九溝十八坡者。土人呼爲大狼山。紆曲上下。極隘處。轉側而前。坡盡、則蘭州在望矣。西行二十里至

蘭州府。城東衝路。蕩平。直至坡下。目擊園畦叢薄。點綴道旁。心爲一暢。府城雄據黃河南岸。五泉山在城南二里許。稱名勝。遊人不絕。城北黃流浩渺。自西而東。有二十四舟爲浮橋。束水若帶。兩岸鐵索繫之。復用集吉草爲巨緶。維舟屬橋。渡者如履平地。北岸多酒樓。開窗臨水。南望城郭。林樹如畫。惟岸上山塔草木不生。僅有番僧寺宇耳。計自西安至蘭州。共一千四百二十五里。由蘭州西北行四十里至

沙井驛皐蘭縣所轄在山澗中南猶望見黃河其地多赤土而性疎易坍侵澗水過此則土之在地中者往往塌陷似沙眼四望皆頹垣敗壘荒陋特甚無寸草土人以爲古營盤地土崖高處有帝君廟碑云曾顯應于此寥寥數家依廟而居過數崗阜忽見西南春樹雲生參差掩映兼有渠流引灌滿目青蒼乃平番之苦水驛也由沙井西北行七十里南折至

苦水驛平番縣第一驛甘省驛之多者莫如平番有八驛焉此其最東之驛地名苦水而水味實甘惟色稍濁原田萬頃灌溉饒沃西行五十里至

紅城驛平番第二驛傍山椒而行土色盡赤沿流綠樹甚多北行四十里至南大通鎮路平再三十里至平番縣縣有二城一爲莊浪滿兵駐守一爲縣治相距五里許縣在莊浪城之北有孔道二西行爲赴西寧路北行爲赴涼州路西郭外商民錯處雨纓其土產也由平番北行三十里至

武勝驛平番第三驛起苦水紅城過平番至武勝村落銜接水木清腴民居豐實市閈縱橫所過之地徧生草蘭馬足芬芳爲西來第一沃壤武勝之水流出山口清淪可鑑毛髮西行四十里至

岔口驛平番第四驛地居險要面面皆山驛南有一山突起崗岑若削番民散處兩山中帽以氈爲質而裔微窄男女皆然女番項背繫白色帶垂之男著皮韈女則赤腳而已其人卽古之羌種自平番界至西寧口內外種落極多由岔口西北行五十里至

鎮羌驛平番第五驛爲最西之境途間過一河見滿山亂石度烏梢嶺峻甚地氣極寒西北行六十里至

黑松驛古浪縣所轄前由武勝入山數日程皆在萬山之中勢險隘跋涉不易氣象亦甚荒劣絕少草木令人悶絕此驛猶在山谷直至古浪始出山耳由黑松西北行三十里至

古浪縣縣城鎮山口如鎖鑰然山勢忽開路亦平坦城南水畔有巨石上鐫天關玉闕四字疑是鎖字又一石名爲甘泗石疑卽平泉醒酒石之類或云研末服之可醫心痛未知然否北行六十里至

靖邊驛亦古浪轄從此驛起至永昌縣之水磨關二百五十餘里路雖平然皆碎石子與車輪相觸隆隆然竟日不已由靖邊北行四十里至

大河驛此武威縣轄也驛東北有一路設臺站可出寧夏達歸化城至京師爲邊外文報所經不須由蘭州西安迂道矣由大河西北行三十里至

涼州府府城勢閎敞面山而居其山巃嵸綿亘自塞外來卽古祁連山頂皆積雪不消盛夏日暖稍稍化水流入溝渠引以溉田爲自然之利自此西去雨澤率少惟恃雪水入田蓋河西自古富饒皆以此耳由涼州西北行五十里至

懷安驛驛隸武威西北行二十里至豐樂鋪又二十里至

柔遠驛亦隸武威驛東有振武將軍孫思克碑康熙間名將西北行四十里至三十里鋪再三十里至

永昌縣風景開曠似靜寧州西行三十里至

水磨關過此村碎石子路始盡然漸登岡阜非復平路西北行四十里至

水泉驛。水磨關既過。約二十里許。有一帶沙岡。橫亘南北。無寸草。中途有王將軍進寶祠。亦康熙間名將。

此驛爲永昌所轄。西行五十里至

峽口驛。驛隸山丹縣。以兩山夾峙得名。地居山口。艱于水。山澗有一泉。取飲焉。約二里許。自涼州西來、折而北。所過隨山築牆。遠近高低不一。土人呼爲長城。然秦隋所築。西起臨洮。在今蘭州狄道之境。蓋以黃河爲天塹。安得至此。況秦時涼州爲匈奴所據耶。此疑明時防守故垣耳。邊牆之外。爲阿拉善蒙古游牧之所。卽古賀蘭山也。由峽口北行四十里至

新河驛。亦隸山丹。並無河。或驛路不經歟。西行四十里至

山丹縣。焉支山在縣之北。卽漢時匈奴所歌、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者也。縣雖山僻。城有流水。風景尙佳。西行四十里至

東樂驛。張掖縣丞駐此分治。路多沙石。西行三十里至

仁壽驛。張掖所轄。亦沙石路。途中過一河。西行四十里至

甘州府。古張掖郡也。茂林蒼蔚。水亦清。天山黑水。俱在境內。天山卽祁連山。西北行五十里至

沙井驛。此又一沙井。張掖所轄。驛西二十里。地名沙河。又十餘里、爲九眼泉墩。泉流甚細。綠草蒙茸。川原平曠。牛羊散嚙草間。有野趣。過此則壞鹵地。不堪寓目。西行六十里至

撫彝驛。張掖所轄。未至驛、有大沙岡。沒車輪。難行。此地多水田。產稻極佳。西北行五十里至

高臺縣。路出撫彝。曉日初升。渠流四達。灑道盡溼。清爽可喜。頃見稻畦瀰望。秧鍼秀苗。不類邊城。款段徐行。水田潤澤。林樹蒼茫。瓜蔬之屬。亦皆肥盛。河西風景。無踰此邑。釀酒亦佳。北行五十里至

黑泉驛。高臺所轄。驛西北陟紅寺沙岡。回望一帶平原。半屬膏壤。豐草牧畜。繁滋越岡西折。則沙深草絕。斥鹵不毛。抵深溝驛。始有水泉。然亦寂寞空寥。無可流覽。西行五十里至

深溝驛。高臺所轄。路皆沙石。西行三十里至

鹽池驛。亦高臺轄。途中見北山之下。自西趨東。繡錯如雪。詢之知爲鹽池。色白者乃硝。鹽則黑色。以其尚是水耳。西行四十里至

雙井驛。仍高臺轄。高臺驛站最長。西境半鹵區。不堪耕牧。與東境大不類。西行六十里至

臨水驛。肅州所轄。驛路到此。始又得見水草林木。西北行四十里至

肅州。州爲極邊要地。古酒泉郡也。自臨水啓行。田疇漸廣。草樹葱蘢。距肅益近。林木尤多。水亦淪漣清漪。環繞道旁。既至州城。人民浩盛。百貨貫輸。俗尚繁奢。鄰郡莫比。蓋逼近關塞。五方雜處。其勢然也。自蘭州至肅州共一千四百七十里。由肅州西行三十里至

丁家壩。出肅州北郭。行數里入古灘。碎石縱橫。人跡絕少。遙望前路孤墩。寒烟出沒。斜陽西墜。道阻且長。由丁壩西行四十里至

嘉峪關。關距肅州七十里。民人出關者。須自州給票。始得放行。此外亦須檢驗公文。乃定例也。南北兩山。

遙遙拱峙。不見崇巖巍峩之勢。關據其中。亦僅地居高阜。未爲險峻。然而西門鎖鑰。啓閉森嚴。緊寒龍堆。從茲萬里。關門既出。復不見人。壯志離情。一時交集。瞻視山形地勢。頓覺改觀。然古人所稱玉門陽關。尙在此關之西數百里。爲今敦煌縣境。則嘉峪猶未足爲遠也。西行四十里至

雙井。出都之日。西望咨嗟。未審何時始能出關。及此僅指程途。已越五千三百三十餘里矣。回首敬望神京。依依欲絕。由雙井西行五十里至

惠回堡。自此而西。回民比屋皆是。逆旅投宿。必詢明、始可卸裝。否則一切未便也。西行三十里至

火燒溝。土色多赤。然實無溝。西行四十里至

赤斤湖。非湖也。地平而草肥。漸行入沙石路二十里。至赤斤衞。又二十里至

赤斤峽。山勢忽合。中通一徑。故以峽名。近峽雜樹頗多。惟狂風吹滿谷中沙耳。此地在明、爲赤斤蒙古駐牧之所。今乃訛稱赤金云。西行四十里至

高見灘。沙路平衍。有瀚海石。但不甚佳。地乏水。西北行五十里至

玉門縣。舊名達爾圖。今爲縣。距嘉峪關二百九十里。近城十餘里。始見清流映帶。草木叢生。遠則無之。皆沙礫也。古玉門關。在今敦煌縣。自今玉門縣視之。遠在西南。西行者不復經彼。蓋古今驛路不同耳。縣名、蓋採古玉門而名之。西北行五十里至

三道溝。灘流清淺。水淨沙明。風景差佳。田畝肥潤。民生其間者亦秀。北行五十里至

六道溝地亦平衍但不及三道溝之潤澤寨外產茂草備牧牛羊爲生業不重耕作禾稼草中有呼爲隼吉草者其莖極堅韌高數尺可作箸又可編爲簾不亞於竹到處皆有之物無無用如此由六道溝西行四十里至

布隆吉荒草平蕪地極寥廓雍正間曾于此及巴里坤駐師爲大營今有土城西行四十里至

雙塔鋪有水依山西流積畔有雙塔西行五十里至

小灣有灌溉之田頗不楛瘠西行四十里至

甘溝沙路無旅店西行三十里至

安西州舊名大灣後設安西府今改爲州唐時安西都護府在今土魯番與此地無涉蓋亦採古安西之名而名之城東尙有水草出北門五里許過一涸河卽入沙磧土人呼爲戈壁卽古瀚海也地以沙石爲骨如鎔鍊而成膚無寸土日光照射閃爍若有浮烟就視不見從此一望平沙水草皆絕凡行沙磧者因途中無覓食飲之處牽裹糧齎水而行或百里或百餘里始得停車稍憩每俟日斜後始行日出時卽投宿蓋乘夜氣清涼防馬渴也又塞外無歧路信馬所之未嘗有迷車上亦不須引燭執鞭者皆以水澆輪日凡數次欲其不乾實亦無益又慣於黑暗中行其車甚大而輪高轍寬亦最穩也由安西西行九十里至

白墩在沙磧中到此始有一泉可汲飲然味鹹甚自此西去惟星星硤井水差可飲味亦不能甘也由白

墩西行七十里至

紅柳園在沙磧中一名紅柳硤但未見所謂紅柳者硤中岡巒起伏沙石自然結成方圓大小不一亦奇此地北山中產鉛西行五十里至小泉無水又三十里至

大泉在沙磧中西行四十里至地窩鋪再三十里至

馬蓮井在沙磧中有二路西爲星星硤路西南爲沙州路山中產金西行五十里至紅柳河再三十里至星星硤在沙磧中山石惡劣勢亦逼仄土人又壘亂石豎立山上作人狀處處皆是由彼西行十餘里過硤入溝壑中時時見峯起有秀者但無情耳土色甚異黑黃青赤皆具各以類從相間對峙星星之名不解所謂或云山中出星星石有金點錯落如星余求之弗得云在層嶺疊嶂中無暇往跡之也或又云山中多猩猩亦未曾見西行五十里至小紅柳園又四十里至

沙泉在沙磧中所謂紅柳者枝條叢生極繁莖帶微紅而細不能如楊柳枝幹粗直蓋杞柳之類也塞外此物甚多小紅柳園始見之前過大紅柳園乃反未見沙泉水益鹹飲者腹爲之脹由沙泉西行三十里至疙瘩井又五十里至

苦水在沙磧中水尤難飲西行八十里至紅山墩再六十里至

格子烟墩在沙磧中此程一百四十里最遠烟墩形如破釜覆附沙岡之下又如近海波濤沖汕蟹殼礧砢水差可飲有帝君廟在沙岡上多鴿西行七十里至

長流水至此沙退土生方見林木水味始甘村之中央起一土阜建帝君廟于上雜木蓊然如翼迤西路左出一泉柳斜陰之西行四十里至四十里井子再四十里至黃蘆岡民居漸多田草亦茂路近哈密則有種穀麥者矣大半皆回民爲之西行四十里至盧晴墩再四十里至

哈密哈密距嘉峪關一千五百九十里爲新疆咽喉要地有兩孔道北達巴里坤卽鎭西府爲天山北路凡赴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伊犂皆取道于此西達土魯番爲天山南路凡赴喀喇沙爾庫車烏什阿克蘇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皆取道于此北路本蒙古南路本回子所居哈密爲漢伊吾盧地唐置伊州內地商賈懋遷者多回民尤衆謂之纏頭城市村落不一而足土潤泉甘地脈宜禾芃芃長發土產甜瓜頗佳回王城距辦事大臣及通判所駐之城五里許大城在東回城在西到處清流瀠注溪樹烟深明爽怡人風光可掬番長帥所部聚族而居安生樂業居然安樂國也西行六十里至

頭堡頭堡二堡三堡皆纏頭回民所居田園藝蔬亦見饒沃由頭堡西行三十里至二堡再三十里至三堡地勢平衍一望無際林木亦多西行入沙磧又乏水草較哈密迤東之磧更甚七十里至

鴨子泉在沙磧中傍北山而行裹糧齎水如前白墩啓行狀西行八十里至

瞭墩在沙磧中由此地西北入山澗有一徑可達古城名小南路西行九十里至

梧桐窩在沙磧中此地祇有一店店祇一間屋如此梏境而名曰梧桐窩甚不解繼而悟曰哈密以西產胡桐樹極多似柳而拳曲擁腫材不堪用僅可作薪胡桐考譯言柴也想昔年此地多有此樹故得名後人以音相近訛胡爲梧題壁詩輒引疎雨之句眞所謂訛以傳訛者抑思此地安得有此美蔭嘉樹哉西行九十里至

三間房在沙磧中坡嶺登降實費馬力沙岡上亂石縱橫色似猪肝又有紫中透綠者扣之其聲清越如磬卽瀚海石也余令從者檢投車中把玩之餘尙留數片欲以爲硯材焉此地無日無風怒號不已西南行一百四十里至

十三間房在沙磧中自三間房至此途中云有風穴古謂之黑風川有鬼魅爲祟見明史最險處也行人往往被風災當揚沙走石之際或碎人首或徑吹去無踪千勛重載之車掀簸立亡并車亦飛去隻輪無反者西域聞見錄言其狀甚詳余發梧桐窩抵三間房兩程之內風吼已甚日夜不息御者憚過此乃入風穴且不測請勿行余曰天也此地荒涼特甚令人憤懣欲絕安能守風一二日耶決計前進時天籟颼颼透屋罅中聲甚厲行未三十里四山黑雲吹散忽晴朗有青氣浮天半衆皆喜乘夜疾行路坎坷覺甚不平比黎明俯視所經則見沙礫大石麥積道上紛紛若人爲拋棄者並無路徑可尋迎面巨石磨牙屹立欲搏人凶惡不可名狀覺森森黑暗非復人間世幸風力稍軟不爲祟得以徑過保無恙焉乃知履險出險之難既抵旅舍從者訴刺刺不休以爲天幸由十三間房西行八十里至

苦水前一苦水在沙磧中此一苦水亦在沙磧中自梧桐窩至此三百餘里每投宿處並無二店平生從未見此窘況水亦奇鹹飲則破腹西行六十里至

七克騰木在沙磧中然到此稍有草木及流水矣西行四十里至蘇魯圖再五十里至闢展路有沙磧此地爲土魯番東境卽古柳中地皆沃土河流清洌綠樹陰森田園瀰漫中見禾苗遂生瓜蔬錯雜略似哈密有土城巡檢駐之西行六十里至

連木沁回民叢處風景最佳村西河水自北而南清澈可愛稍東則石罅中突吐一泉稍北又有一溪從深林內湧出匯合橋畔淙淙作響上有萬柳陰雲爲之庇暑炎天酷熱頓極清涼時看頭八嶂嶂婦子嬉嬉飲馬搗衣往來不絕別有天地徘徊半日覺麈襟爲之一滌解襪濯足於溪頭快事快事過河登岸良苗盈畝蓋回民習於耕作安樂之況可想西行六十里至

勝金口連木沁迤西漸入山峽水流巖畔乃引以溉田者流甚遠始入田峽中沙磧無可潴也峽盡出山爲勝金口土石夾雜而生色皆赤壁立千尋土人呼爲火燄山其地奇熱殊常不可耐至閉人呼吸氣雖夜靜亦然往往行至中途有喝死者唐時高昌王所云熱風如燒良不虛矣從此前進路仍沙磧如蟻行鐵釜中其不至暈絕者甚少雖扇不停揮轉覺益招虛燄不若不揮之爲愈也西行九十里至

土魯番古高昌國唐于此置西州地極饒沃人多而雜俗復靡麗奇熱尤甚閉回舍避暑窟室中蓋地氣獨異所產棉花遍野蒲萄蔓地而生不須架引綠者無核最佳甜瓜極妙以皮瓤純綠爲上中土最重

哈密瓜實不及此地之美。至西瓜乃無佳者。不及榆次瓜遠甚。城中有辦事大臣、及同知駐之。孔道有二。西行爲赴哈喇沙爾路。西北行爲赴烏魯木齊路。此地距哈密一千零三十里。西北行七十里至坑坑。出土魯番、風景又漸蕭索。至坑坑益甚。止有一店可宿。西行七十里至頭道河。路在沙石坡坨中。西行八十里至白洋河。入山澗中、松柳極多。車過、枝梢披拂。與篷篷相摩。珞珞有聲。河流清駛。馬爭就飲。西行折而北、登博克達坂。八十里至達坂城。達坂、卽達巴罕、猶言嶺也。此嶺最陡峻。沙子若流。馬蹄滑難行。踰嶺迤邐出山。遠見水草盆目。雪山橫亘北面。數峯插天。雲氣繚繞於下。晨日東升。射照璀璨。爛然如銀。誠大觀也。及抵迪化州、回視雪山則在東南矣。達坂城、爲喀喇巴爾噶遜營、有糧員居之。黃昏後、從此西行。見西南火光燭天。照耀巖谷。初疑野燒。詢之、乃煑鹽者爲之耳。西行九十里至柴窩鋪。未至柴窩。先過隘嶺。至白鹽池。周圍十數畝。鹽水溶溶。瀰漫其中。四面泛白。皆硝。余停車親往池邊嘗其味。果鹹甚。惟泥淖幾陷。自達坂城迤西。水草豐茂。夾道蒙茸。高至丈許。野獸往來其中。然不見牛羊牧羣。蓋散斃草間。匿不出耳。西北行一百里至迪化州。州卽烏魯木齊。俗呼爲紅廟兒。以僧寺據紅山嘴之上。紅泥堊壁故也。有滿漢二城。夾河相對。東爲漢城。提督駐之。西爲滿城。都統及道州各員駐之。此地在北路、爲第一富庶之區。廛舍稠密。炊烟四

起。沙山林樹。一望蒼茫。形勢阨要。一大都會也。東爲巴里坤古城來路。距哈密一千四百九十里。東南爲土魯番來路。距土魯番四百九十里。距哈密一千五百二十里。自迪化州西行四十里至地窩鋪。再六十里至

昌吉縣。舊名洛克倫。今爲昌吉縣。途中多引水渠道。車行弗便到縣。風景差佳。山勢曠邈。西行三十里至小蘆草溝。又四十里至大蘆草溝。再二十里

呼圖壁。巡檢駐此。有土城。多水田。禾稼徧野。饒有生趣。西行六十里至

圖古里克。俗呼土葫蘆。西行過一河。河中有魚。九十里至

綏來縣。本名瑪納斯。今爲綏來縣。其地產稻糧。米價皆廉。商民輻輳。廬舍如雲。景象明潤。豐饒。與內地無異。西行十里許。渡瑪納斯河。水深而溜急。由南趨北。浩浩奔騰。軒然波起。河面亦闊。陵晨問渡。猶沒馬腹。若日高。則山中雪水增入。暗石衝激。益甚。涉者病矣。由綏來西行四十里至破城子。再四十里至烏蘭烏蘇。此地始有蚊。從此西去十餘日。種類滋繁。白晝噉人。揮之不去。頭目欲腫。始知蚊雷露筋之虐。

西行一百里至

安濟海。中途過三河。始至其地。有所稱鹽池者。不知池在何所。西行七十里至

奎墩。此地樹木最多。於無數柳林中。渡奎墩河。闊有十數道。水亦深。西行六十里至

庫爾喀喇烏蘇。城近南山。林阜秀潤。有辦事大臣及糧員駐之。商民亦多。有兩路。西北爲赴塔爾巴哈台

路。西爲赴伊犂路。土爾扈特蒙古游牧境內。西行七十里至
布爾噶齊。自庫爾喀喇烏蘇迤西。徑河灘中。宛轉而行。水草肥美。雜木團圞如圈。過一圈又入一圈。四望不見隙。濃陰匝地。又有紅柳花木。蘿蔓縈繞錯雜於其間。輪囷葳蕤。紅綠相映。令人目眩神移。終日延賞不盡。由布爾噶齊西行四十里至
四顆樹。一路蒙古男婦往來不絕。西行四十里至
墩木達。塞外紅柳叢生。而有花若翦絨爲之。色紅鮮豔。如火如荼。道旁處處有之。又胡桐樹成林。木性疎散易朽。取以爲柴。土人呼爲棱棱木。塊而蘡之。若內地木炭然。甚耐久不灰。家家用之。足見樗櫟朽質。未嘗無用。亦奇。由墩木達西行六十里至
庫爾圖。未至。須渡一大河。水深闊。與瑪納斯、奎墩、兩河相似。西行五十里至
托多克。此地之東。有葦湖。浩渺無際。飛雁羣翔。野樹叢生。望之若林。由托多克西行。漸入沙路。八十里至
沙泉。又名鹽池。產鹽甚白。由沙泉西行。沙路益大。六十里至
晶河。俗作精河。地勢平敞。有土城。糧員居之。土爾扈特游牧境內。此地蒼蠅又多于蚊。西行過一沙岡。疲馬力。又渡一河。甚闊。六十里至
托里。俗呼爲牌坊。實無所謂牌坊者。一路南北兩山相拱。望見西面。忽起一峯。正當其中。行半日許。則移近北矣。西行五十里至

大河沿。此地、土爾扈特廬帳在道旁者多。地亦肥潤。迤西過一河。傍南山最高峯。折而西南行。見無數峯巒突兀。西北一帶或圓、或尖、或方平。生動入畫。極有致。三十里至

五台。此伊犂東界也。路入沙石間。地勢差高。西行八十里至

四台。自五台迤邐而西。山勢漸合。崖谷間。樹影青蒼。森秀溢目。西行八十里至

三台。四面皆山。中有一澤。呼爲賽里木諾爾。周圍三台之北。青藍深淺層出。波平似鏡。天光山色。倒映其中。倏忽萬變。莫可名狀。時有鴛鴦白雁。往來游泳。如海鷗無心。見人不畏。極可觀也。此台阻海角山根。鑿石成路。逼水而過。設卡倫焉。路旁有嘉慶戊午巡檢顧謨所撰脩路碑記。沿海皆駐防察哈爾列帳而居。錯落碁布。牛羊牲畜。爛漫若錦。覩此境界。有海闊天空之想。西行越達坂六十里至

二台。自三台循海西指。約四十里許。抵達坂下稍憩。策馬登嶺。亦有顧謨脩路碑記。既至嶺頭。折入塔爾奇溝。俗名果子溝。不數武、忽見林木蔚然。起疊嶂間。山半泉湧。細草如鍼。心甚異之。前行翹首、則滿谷雲樹森森。不可指數。引人入勝。注目難徧。欣悅之情。惟慮其盡。已而峯回路轉。愈入愈奇。木既挺秀。具干霄蔽日之勢。草亦蓊鬱。有蒼藤翠蘚之奇。滿山頂趾。繡錯罕隙。如入萬花谷中。美不勝收也。泉流十餘里。與東澗中大水合流。淵滙砰訇。出入危石峻磴間。沿岸雜樹叢枝。覆水不見。但聞其聲。七十二橋回環屈曲于千巖萬壑之中。密箐深林之下。憑誰摹此畫中境耶。夫此溝一線天耳。而其山其水及其草木。無一不臻佳妙。足稱富麗天成。不必更以蕭疎澹遠爲勝。何期萬里巖疆。乃有此一段仙境。奇絕

快絕。由二台南行四十里至頭台。塔爾奇溝之勝至此漸稀。乃出山矣。南行五十至小蘆草溝。沿途新濬渠道甚多。東南行三十里至綏定城。總鎮駐此。爲伊犂屏翰。地形開敞。官道兩行柳色掩映。怡人。叱犢耕田。村村打麥。太平景象。浩蕩無邊。頗揭所莫罄也。南行三十里至伊犂惠遠城。距迪化州一千九百餘里。自哈密至此、三千三百餘里。自嘉峪關至此、五千二百餘里。自蘭州至此、六千八百餘里。自西安至此、八千二百餘里。自京師至此、一萬七百餘里。然關外地方遼闊。其路程里數。約略計算。有贏無絀。非內地驛站。確經丈量者可比。故往往有二三十里。行至半日方到者。遠道迢迢。惟征戍之人。備極領略耳。

道咸時。京朝士大夫、好談西北輿地之學。壽陽祁鶴皋先生、其一也。先生所著西陲要略、於南北兩路。疆域山水。卡倫軍台城堡。職官。及兵屯始末。紀之特詳。南海伍氏、已收入粵雅堂叢書。此則西行紀程。親得諸聞見而作。視攷古爲尤切矣。新昌胡思敬跋。

隴蜀餘聞

（說鈴之一）

王士正著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隴蜀餘聞

隴蜀餘聞

清　濟南王士正貽上著

定州阿六祖師者、不知所從來。駐錫上生寺。一日口唱叱叱。騎牆壁一堵。倏然上昇。高數十仞。舉手謝鄉人曰、好住持。見者皆禮拜。頃之、漸入雲際而歿。

綿山有神林介子推祠。其林樹極鬱茂。然皆半榮半枯。蓋文公焚林之地。祠中有牡丹一叢。不知年歲。花開最盛。色紅紫。獨一株白花。歲無定處。或密識之。明年輒易其地。人以爲神。

劉以平字近塘。猗氏人。諸生時。夢入宮殿。中有王者命坐對奕。又至一所。石門上懸聯句云。鸚鵡能迴千載夢。麒麟空臥萬年秋。不解所謂。既登進士。爲潞府王官。王敬禮如賓師。遷陝西行太僕寺卿。過武陽墓。墓上石刻一聯。即夢中所見也。○以平初聘邑關處士長女。未娶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巹之夕。以平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以平悵然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還理。即室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求死。親迎後、病遂愈。兄弟同日畢姻。後登萬歷庚辰進士。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明末爲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荊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於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臥處。質明、則倉廒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爲忠厚之報云。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時。潼關南城外。忽有黑雲一片。滃然而作。俄大雨如注。水憑城而入。漂沒公私廨舍。男女死者二千三百八十五人。族弟幼華又給諫有詩紀異。三十三年。與安州江漲入城。亦與此變相似。

爾雅釋山云、河南華。郭璞曰華陰山。又云河西嶽。郭曰吳嶽。是以華爲中嶽。吳爲西嶽也。下又云、河東岱、河北恆、河南衡。又云、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崧與岑對舉。非嵩山也。是五嶽關內有其二、而無嵩山矣。然末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郭曰、太室山也。則又有嵩山而無吳山。有霍山而無衡山。與前大相刺謬。不可解也。

華山谷口玉泉院。希夷洞側。有大石。玉泉環流其下。上鐫山蓀亭三大字。有樹四株。名無憂樹。

明初無壞禪師者、西域人。與秦愍王有宿緣。卓錫默川南普光寺。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遂往見。師與語、悅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攜石甑炊飯。石餅煮水。飲食王從者千人。皆遍。後示寂。又有一西域僧。貌絕類師。來遊于此。踪跡詭異。或飲食無算。或累日不食。飲之酒、數斗不醉。或自遺矢、取雜鉢中幷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師指矢令食。有難色。師笑舍之去。後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華。人謂是無壞化身遊戲。

周櫟園侍郎（亮工）有詩云、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陽。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有司供張事繁。又值上巳曲江賜宴。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可以十三日作上巳。周詩此事而語甚工。

長安薦福寺塔名小雁塔唐時建凡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爲二及癸亥地震復合滇逆之變王輔臣叛據平涼塔忽中裂亂平塔復如故

蒲城士人簡某家有牛左脇下忽生銀翦一股其端有孔掣之則牛負痛醫不識其何症事在明萬歷丙辰

興平古廢邱地項羽封章邯爲雍王都此萬歷四十三年土人於地中得一金印龜紐方寸許文曰雍王章邯印

吳山爲西鎮在隴州南七十里水經注以爲卽古之岍山爾雅爲河西鎮岍雅以華山爲中岳吳山爲兩岳按隴志岍山在州西四十里舊汧源縣汧水所出禹貢導汧及岐是也則吳與岍自是兩山酈注未詳也

吳岳碑自首至座凡七段明皇八分書書時日纔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爲巢寇所焚摧剝僅可辨見畫墁錄

吳山縣故城今爲縣頭鎮本漢隃麋縣也元知縣丁帶有十詩似姚合武功縣作而人無知者予語州守族姪鶴孟津文安公孫刻之石今錄其半云瀟灑吳山縣岡巒遶四維官卑新令尹邑古舊隃麋趣有陶彭澤才非陸浚儀折腰身體重歎適兩相宜○瀟灑吳山縣居民近百家孤城連阜起小市枕溪斜土潤宜栽竹泉甘好試茶公餘無一事何處息紛華○瀟灑吳山縣巖居共幾層風清聞遠笛月黑見孤燈酒釀南溪水琴遨北閣僧城隅修檻穩衙退晚來凭○瀟灑吳山縣庭虛夏亦涼奇雲藏峻岳木葉暗稠桑種稻連

荊箔分泉過石堂。不知關塞近。風物滿西鄉。○瀟灑吳山縣。雲峯信有餘。地偏長畏虎。水急不生魚。夢去游鄉國。愁來厭簿書。拂衣空有願。何日賦歸與。

寶雞縣北二里。蟠龍山有故相國少傅党公（崇雅）別業。公好蒔花竹。一日有樵人獻牡丹一枝。色如墨。四邊作金線界道。云得之棧中。令人踪跡之。不復見矣。

鳳縣三絕手柳泗今金絲柳猶有之。宋元豐中。嘗取百株植禁中。

紫栢山在柴關嶺之南。相傳醜侯辟穀於此。下有醜侯祠。有峨眉僧居山巔丈室。獨坐數十年。蛇虎皆馴伏。今九十有六。尚無恙。（洋縣子房山亦云辟穀處。）

明正德十五年。洋縣椒溪獲白鹿一。項有銅牌。上有鐫刻。皆漫滅。惟唐字可辨。

唐武后生于利州。今廣元縣也。縣西南江上有皇澤寺。則天石像尚存。乃是一比邱尼。

劍州南武連驛。武連廢縣也。本名武功。郭璞識記云。縣路翠。武功貴。縣路詩。武功榮。宋慶元丁巳。縣令何琰治路種松。刻石紀之。名種松碑。今碑尚完好。與顏忠烈公榜書逍遙樓大字。皆在驛北覺苑寺。元人王惠魏文貞公書院記。刻碑陰。（文貞生于此。）

白芨花。白色五瓣。瓣中有苞。白質紫點。內吐黃蕊。極可玩。武連梓潼間山谷。多有之。予嘗喜陳白沙詩。恰到溪窮處。山山枳殼花。楊夢山詩。常記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皆未經前人道及。因得絕句云。西風盡日濛濛雨。開徧空山白芨花。

崇正末、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伺之、小頃、有麟浮出潼水、踰時乃隱、未幾、蜀有逆獻之亂、則麟出果非休徵也。

知慧菩薩、明梓潼人周曉師女也。生不茹葷、好誦梵典。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栢葉。成化五年、促父母送往江村口白馬寺樓、跏趺而化。今肉身在焉。父裴氏女者、父應舉、細民也。幼好趺坐食栢葉。天啓中、年十三坐化。縣人建剎奉之、屢現五色光云。

綿州水陸院、瀕溪有石龜、每夕北斗見時、視之正在其首。斗柄雖轉、而星影常然。

涪江沿岸多民田、每秋夏、潦水逆流、魚隨水上食禾稼。民甚病之。忽有道人、於江上鯉魚橋、鑿一乂一網狀、魚集灘下不敢上、漁人利焉。後橋圮、魚復大上。

綿州龍會觀、宏治間、居人廖天惠者、募工畫壁、版已施膠粉、偶以事去、旬月不至。每夜靜、聞殿內有聲簌簌然。比工來起視、畫已就矣。妙跡天成、莫測起止、至今尚存。

綿州東涪水、安昌水、合處匯爲芙蓉溪、卽杜子美所云、東津觀打魚地。今有漁父村、相傳漢涪翁所居。

羅江廢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逆獻之亂、其部將張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爲厲、懼而新之。壯麗倍往日。王屏藩亂蜀、祠復燬。今惟一石狻猊尚在、士元墓在鹿頭山。

顚和尚者、長安人。蹤跡詭異。蜀臬某迎之成都、禮拜甚恭、面往往面斥之、言無忌憚。嘗食犬肉、帽簷插花一枝、引羣丐遊行市中。入昭覺見雪丈禪師、詼嘲不屑。禪師頗敬憚焉。一旦、騎馬出城數里、語廢吏曰、吾

歸矣。徑舍騎徒步去。臬追贖不受。往來秦蜀棧中。所至輒畫達摩像施人。歸至長安。數日遂坐化。人言是初祖遊戲震旦耳。

康熙壬子入蜀。過新都縣。假館楊升菴先生故第。瓦礫之間。有二桂樹尚存。丙子再入蜀。詢先生第。已爲尉署。訊二桂樹猶在。爲之感嘆。得簡紹芳所著年譜讀之。先生以嘉靖甲申、遣戍永昌衛。初至滇、病癰。方就醫。而巡撫黃衷、力促之去。賴巡按御史郭楠、清軍御史江良材、營護不死。其後七十二歲歸蜀。嚴檄催赴戍所。遂以是年己未、卒于滇。則巡撫游居敬也。郭楠旋上疏請宥議禮諸臣下獄。君子小人。其用心不同如此。

蜀門人陳汝明繡功云。成都某縣山中。有一僧臥石穴中。二十餘年不起。亦不飲食。當臥處、痕跡宛然。山中樵牧習見。就問之。亦不答。一日、有士子于山中遇羣道人云。此山有六祖應化。知不士子。卽詣僧禮拜。云師六祖耶。久之張目曰。莫信髯道人亂道。明日再過之、不復見矣。

故蜀王宮、王衍宣華苑也。今爲貢院。正殿基卽摩訶池。

百花潭有巨石三。水流其中。汲之煎茶。清冽異他水。

蒙山、在名山縣西十五里。有五峯。最高者曰上清峯。其巔一石。大如數間屋。有茶七株生石上。無縫罅。云是甘露大師手植。每茶時葉生。智炬寺僧報有司往視。籍記葉之多少。采製才得數錢許。明時、貢京師僅一錢。有奇。環石別有數十株。曰陪茶。則供藩府諸司而已。其旁有泉。恆用石覆之。味清妙。在惠泉之上。

成都有換色芙蓉。開時顏色日數變易。日初出作澹紅色。日中猩紅。日晡純白。

成都號龜城。父老言東門外江岸間有巨龜。大如夏屋。不易出。出則有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潞未作逆。曾一見之。

杜宇、鼈靈冢皆在郫。二冢對峙。鼈靈墓入淨林寺。寺僧夷爲臺觀。惟杜宇墓在。今閬中靈山亦有鼈靈墓。

黃連蛇甚小。產雅州。恆食黃連。徧體作黃金色。宗人省齋曾官分巡川南道。曾貽予一枚。又有黃連雞。大如鴿。色黃白。食黃連葉。人罕捕之。

嘉州有月竹。每月輒生筍。蜀又有竹蜂。好于野竹上結房。蜂與蜜並紺色。一名蜻。方言曰笛師。一曰留師。正德間、灌口朝天寺僧、于土中得斷碣。上有詩二句云。天孫縱有閑鍼線。難繡西川百里圖。餘剝落不可辨。

巴賓出小駟。其最駛駿者。名夾山馬。

嘉州有花。名鷺毛玉鳳。花如翦絨。狀似茉莉。大如椀。香亦類之。

蝎子草、卽杜詩所云其毒甚蜂蠆者。吳若注、藝草是也。一名山韭。觸之如蠆尾之螫人。今城郭彌望皆是。又有蟆子者。蚊蟲之屬。元微之蟆子詩序云。黑而小。不礙紗穀。夜伏晝飛。嚙人成瘡。秋夏不愈。嵩楸葉傅之則差。聞栢烟麝香卽去。此二物皆蜀地之最可憎者。

卬州盤陀山下一石佛。有唐時鐫吳師及郭汾陽師六字。

劉道貞、字墨仙、卬人。名士也。明末、起兵討張獻忠不克。病卒于軍。妻子皆遇害。其子暎度、妻馮氏、詩甚清婉。有春日即事云。閑步小橋東。黃鶯處處逢。梨花風雨後。人在綠楊中。

天啓中、卬州有老僧、結茅山中。戒律清苦。一日忽菴上現彩雲。雲中有鉢盂狀。因掘其下。得金鉢盂。州人爲建寺、曰金鉢寺。

成都東門內大慈寺。有唐肅宗御書賜額。蜀金堂令張蠙題詩。有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之句。王衍與徐太后遊寺見之。給筆札、令進詩三百首。又東坡有與子由大慈寺觀盧楞伽畫跡留題。今盡燬、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正末。景陵胡恆、官川南道。光翰爲幕客。恆駐節卬州。逆獻陷成都。分兵狗卬。恆命光翰出調兵。幷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卬。未至而城陷。恆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妾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若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努而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間關蠻猓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稍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于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義者。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之驊妾周氏、僕京兒、夸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

入蜀遊峨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山至滎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時有李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之馬京及弟亭黎州宣慰司土官與賊相持兩載兵敗死楊之明碉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亦倡義討賊戰死

李君實云髹剔銀銅雕鈿諸器滇南者最佳蓋唐時閣羅鳳犯蜀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歸故至今擅之大抵蜀匠最巧不但錦機紙局冶鑄扇製而已予再使蜀成都居人雖視壬子爲多然率秦楚賈人耳士著什不得一至于錦扇等製詢之皆憒然不知況其遺法耶

成都北郭外昭覺寺佛果圓悟禪師道場也又有李時澤者遂寧人爲僧亦名圓悟善畫學武洞清羅漢亦住昭覺大殿成畫十六羅漢及文殊普賢藥師菩薩等像于壁見蜀中畫苑

宋文憲公濂墓在成都東門外六七里淨居寺文殊殿後墓皆甎甃甃成高如連阜其上修竹成林殿外二華表尚在北爲明月池清風亭文殊殿卽宋方二公祠也今惟文憲像存

薛濤井在萬里橋西錦江之涘明時蜀王府作亭其上闌楯護之每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進御餘不盡以上巳造也今其法亦不傳井旁一石盆猶在中刻鏤花鳥極工

李衞公籌邊樓在保縣城市中樓凡二層每層高二丈許其梁柱皆當時故物保與松維相連唐廣德三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城卽其地地界雪山明末逆獻亂蜀不至其處樓故不燬門人知保縣事高崇巖說

成都亦有簷邊樓。

建昌衞以南其俗人病將死輒舁置山林中。往往變爲虎。地與雲南武定府相接。

大雅堂在丹稜縣南三里。宋人楊素請黃山谷書杜蜀中全詩刻石作堂貯之。山谷爲之記。見豫章集。明宏治丁巳巡按御史榮華重新祠宇。立像勒石。知縣事江謙春秋率紳士往祭焉。自然遂爲故事。蜀亂後祭廢。

成都府署有吳道子畫龜蛇碑。每端午輒有蛇龜聚碑下。至屋瓦庭樹皆滿。麻城人梅朗中爲守。厭之。鑿其目。自後遂少。其墨搨上方押成都府印。可以鎮辟邪祟。治瘧亦驗。

府署有木槿一株。治癬最效。所謂川槿。惟此爲最。梅守厭索之者衆。以湯澆之。遂枯。

松潘建昌諸蠻所居皆累石爲之。高者至八九層。人居其上。牛豕居其下。名曰碉樓。九州記云。邛州沈黎縣。卽武侯征羌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此碉樓之始。

打箭爐在建昌西南。地與番蠻喇嘛相接。與雅州榮經名山亦近。江南江西湖廣等茶商利蠶貨。多往焉。其俗女子不嫁。輒招中國商人與之通。謂之打沙搗。或作卜。凡商人與番蠻交易。則此輩主之。商人流宕其地。多不思歸。生女更爲沙搗。其衣如舞衣。衣一稱有直錢二百萬者。康熙丙子春。命郎中金圖等勘正地界。至其處。金爲予兵部舊屬。云路極險惡。視棧道如康莊矣。

自劍州已南。盡梓潼縣界。古栢千株。皆大數十圍。形狀詭異。有一株根裂爲二。巨石負之。如鼎鼐之狀。又

有一根而三四幹者高皆入雲蜀道奇觀也是正德中劍州守李璧所植
重慶府有紅茉莉與白者香無差別嘉州海棠有香成都有金絲海棠深黃色狀與海棠不甚類亦有素馨至於梅桂皆有之蜀人不知貴重往往樵蘇供爨惟芭蕉家家院落皆植之
蜀禪教皆祖破山禪師梁山人天童悟法嗣第二人也其弟子丈雪禪師內江人演化于成都昭覺寺門徒甚盛康熙丙子五月至蜀訪之則示寂半載矣年八十餘今住持弟子佛寃禪師卽其姪
蜀金堂縣三學山有古樹三四株不記年代每春月其葉夜輒有光如炬遠近數百里以爲佛光皆裹糧往觀
獻賊亂蜀追尊梓潼神爲太祖高皇帝重修七曲山神祠又建壯繆侯祠于其東皆極鉅麗獻賊嘗賦詩于此使其僞官屬嚴錫命等皆和立成稍遲輒殺之其詩刻石置祠八卦亭知縣王維坤長垣人順治辛丑進士碎之
西番彝人每歲春月輒攜家禮峨嵋謂普賢爲姑娘頂禮瞻戀或至流涕其可笑如此
眉州中巖有諸俱羅尊者遺跡按雁宕山有尊者肉身像十八應眞惟尊者在震旦灼然可考
蜀多虎滇之大理多龍粵西多鳳凰峒中蠻女往往緝以爲裘甚麗南恩州人或截取其觜爲杯曰鳳凰杯
貔貅產峨嵋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間有之形類犬黃質白章麤贅遲鈍見人不驚羣犬常侮之其聲似念

陀佛非猛獸也予按毛詩陸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與此差異□角端產瓦屋山不傷人惟食虎豹山僧恆養之以資衛護按中華古今注渠搜國獻貔犬能飛食虎豹□寧羌州嶓冢山下有大禹廟僅存茅茨一間有嘉靖二十二年重修祠記碑監察御史閻中舒鵬翼撰文頗條暢惜其將泐錄於左方云當堯之時洚水滔天民遭陷溺茹毛飲血厥食維艱堯有憂焉舉禹治之俾繩緜業禹自冀州梁岐岳陽覃懷至於衡漳又自積石龍門壺口雷首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又自嶓冢荆山內方大別衡山敷淺雲夢至于彭蠡蓋不敢陻塞汨亂以取震怒故浩浩湯湯東注江海禹可謂智矣禹傷先人緜以功不成坐誅迺手足胼胝居外十三年過門不入生啓不得子惡衣菲食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日孳孳排決濬淪弗遑寧處禹可謂孝矣方其隨山刊木鬼神龍蛇護惜巢穴作爲妖怪風沙晝暝迷失道路禹迺仰空咨嗟俄見上帝授以太上呼召萬靈之書且令其臣狂章虞餘黃魔大費庚辰童律爲之助由是能呼吸風雲役使神物竟得開鑿之志禹可謂神矣四隩既宅九州攸同棄得以播百穀契得以敷五教垂得以司百工皐陶得以明五刑伯夷得以典三禮后夔得以正五音龍得以主賓客任土作貢勞而不伐禹可謂功矣是故天錫洪範舜禪帝位致蠓倫之攸敘會諸侯于塗山而下民底定萬世允賴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吾無間然矣劉定公曰洪水橫流微禹吾其魚乎嗚呼禹之功史雖載之而不知其由于孝禹之智人能言之而不知其由於神合智與神謂之聖合功與孝謂之德德且聖庶幾其記禹哉復作九歌俾士人誦之以侑饗祀歌曰洚水儆堯兮汎濫國中四岳薦禹

兮俾爲司空。禹治水兮注之東。○力拯橫流兮爲民粒食。言乘四載兮勞身焦思。克蓋前愆兮萬世之利。○聲爲律兮身爲度。其言可信兮其仁可附。庶士交正兮底愼財賦。○不自滿假兮拜昌言。聲教訖兮奠黎元。水土平兮生齒繁。○洛出書兮錫九疇。通九道兮開九州。亹亹穆穆兮六府孔修。○娶塗山兮辛壬。啓呱呱兮何心。荒度土功兮五服弼成。○膺歷數兮帝命赫。泣罪人兮痛自責。舞干羽兮有苗格。○輯五瑞兮建皇極。朝玉帛兮會萬國。戮防風兮明黜陟。○宅百揆兮股肱良。敷文明兮庶事康。于堯舜兮大耿光。

東粵鸚鵡。自洋舶來有數種。予使廣州時。所見有純赤者。毛羽鮮妍。類猩紅翦絨之狀。又一種純赤。惟兩翅綠如翠鳥。又有五色者。紅黃白綠碧皆具。尤珍麗。每一隻索直至二十四金。其純白者。首有黃冠。名秦吉了。別自一種。予官廣陵時。曾畜之。在蜀、惟于德陽落鳳坡見之。皆尋常隴產綠衣耳。

漢中風俗。尚白。男子婦女。皆以白布裹頭。或用黃絹。而加白帕其上。昔人謂爲諸葛武侯帶孝。後遂不除。漢中滕太守嚴。其禁十年來。漸以衰止。然西鳳諸府。風俗皆然。而華州渭南等處尤甚。凡元旦吉禮。必用素冠白衣。相賀。則爲武侯之說非也。

顧華玉璘云。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跡可到。余兩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按三峽中亦有兵書峽。傳爲武侯藏書之地。大抵秦楚巴蜀間。人思侯德。輒舉名蹟傳會之。不須辨其眞僞也。

武侯與張裔書去婦不顧門委韭不入園似漢魏樂府

辰沅里中緣江皆峭壁高可百丈避兵者以修綆繫腰從山嶺縋下距江面數十丈許度火攻弩箭皆不可到處于壁上鑿孔以巨木橫貫之卽于此木之上縱橫間架欄楯輦葛飛簷承霤房廊四起鄰里交通殆成阡術從江中逆數而上正得八十三層最上層距山巔亦數十丈虛無縹緲雖海市蜃樓無以加也又邠州煙山居民數百家亦類此但不臨江耳

趙崡字子函一字屏國鄠庠人萬歷己酉舉人家有傲山樓藏書萬卷所居近周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名書多在時跨一驢挂偏提搨工挾楮墨以從每遇片石闕文必坐臥其下手剔苔蘚椎拓裝潢援据考證略仿歐陽公趙明誠洪丞相三家名曰石墨鐫華自謂窮三十年之力多都玄敬楊用修所未見也

郭宗昌字肖伯華州人闕泚園白厓湖上地介二華之間造一舟居之曰齋舫自謂一水盈盈與世都絕淪落崎嶔任心獨往又有別業在鄭南卽杜子美西溪與其友王承之東廮商爲南玭社著園藏六齋疏二戎記諸書趙忠毅陳徵君序之以爲似先秦古策周官考工記遠公宗雷八闕齋文也又著金石史華陰王宏撰刻之

開元末于宏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解之者曰乘者四十八年因作宏農得寶歌云宏農得寶耶遂改元天寶事載傳信記

陝州北濱黃河與山西平陸縣隔河烟火相望按開天傳信記天寶中開月河得古鐵鍾上有平陸二字

上異之藏于內庫遂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明萬歷二十年鞏縣東路旁聞仙樂細聆之聲出樹中一匠欲窮其怪揮斤斫之樂聲自樹飛去巡按御史姚思仁聞于朝

緱山在偃師縣南四十里有昇仙太子祠則天碑尚完好宋謝絳一碑亦存

宣德四年鄭州玄帝廟忽天降銅棺一具人爭往試之體皆不宜有驛宮鄒宿者挺身入適相合即有銅蓋降自空中覆之音樂競作昇天而去人盡觀焉與王喬事同

天啓七年鄭州書院中開蓮花一枝如品字國朝順治十三年十一月望日興國寺殿前夜湧花一枝如佛手高可尺許表裏皆豎紋潔白似雪次日又湧一花根有二上合爲一色紋如前略似荷花二十五日又生一花高三尺許大如箕下分上合色紋亦如前略似牡丹或曰天花也

宋魯肅簡公宗道以祥符五年令中牟至縣即立漢令魯恭祠勒恭傳于碑至今尚存

張民表字林宗中牟名士戶部尚書孟男子也沒于汴梁之水其門人周侍郎亮工在金陵請趙澄寫眞趙與林宗初不相識屢易稿終不似一夕夢一丈夫古冠服自言是張林宗笑而掣其筆旦起信筆而就見者駭其神肖

河洛會處舊名洛口在鞏縣北今徙汜水縣西南成皐山下名玉門俗曰滿家溝

唐人記板橋三娘子事甚怪異板橋在今中牟縣東十五里白樂天詩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

條。若爲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李義山亦有板橋曉別詩。皆此地。

門人陳戶部子文。奕禧說所見數奇姓。算入。眞定、山東、音桂。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又字之奇者。山音安邑人。音如妾。身。音跃。

田少司寇漪亭。雯說巡撫貴州時。有一孝廉黃姓。名之聯。耳不能聽。以眉聽。古謂龍以角聽。牛以鼻聽。人亦有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萬里行程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